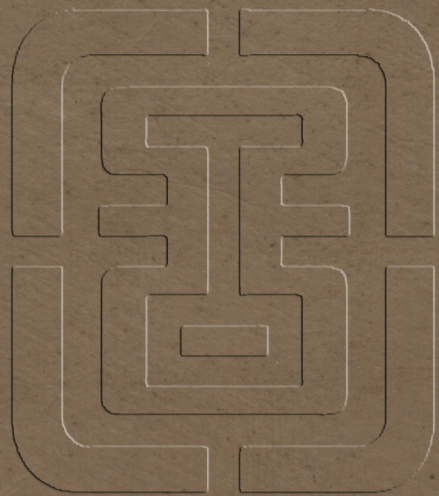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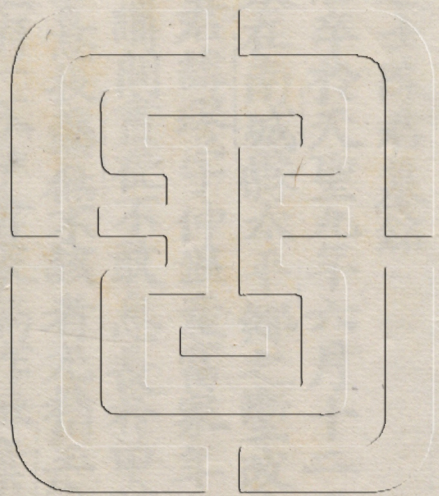


直講李先生文集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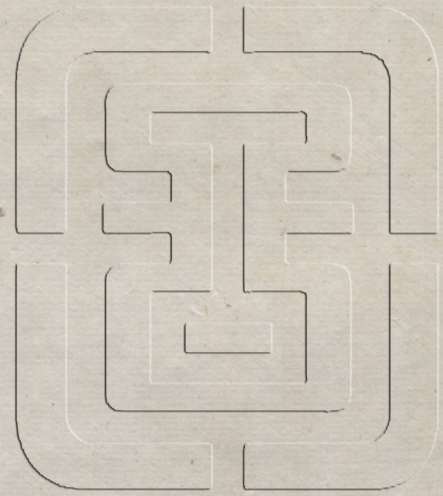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墓碑 傷辨附

進士陳君墓銘

潁川陳君卒於天聖九年六月十二日葬於明年二月甲寅墓在南城縣太平鄉之壘陂將葬姪婿李觀敘而銘之君諱璆字仲溫產富家年少獨奮好學蓄經籍求師講問晝夜不敢息長於甲賦唐風詩時輩多所驚仰意技藝無不該者尤精玉筋書得斯水體勢真薦王府一不中會家禍作輒棄去不復有仕宦意君為人篤於孝慈幼孤事先夫人左右無違及居



喪梓茹飲水終三年匍匐致毀瘠落肌肉僅能自活
既除之後殆十載言及其親未嘗不歔歔涕下此皆
世俗所不能者性復倜儻重節義聞人急難與其所
不足若已當之族親友舊賴而濟者蓋可指數江吳
之間其人信鬼禍習忌諱疾病死喪非其父母妻子
率避遠之君雖於無服之親亦必瞻視懇勤致藥物
療治愈有恩意於其死哭弔常先他人含襲歛殯多
自經手其接人重厚有禮隆賤親疎訖不以顏色冷
燠之然於論議亦不隱其賢不肖非深得古君子之
道者其孰能如是邪既退居鄉里益脩田宅美池榭

日召賓客飲酒遊宴賦詩相獻答疊疊不能自止鐫
琢粉繪咀嚙花葉務為深奇若新進爭名者怡愉終
日弗以他事亂其間雖術業不施於時亦不為無所
用其心矣卒時年四十六聞者無小大莫不嗟惋來
哭必盡哀至于後養無知輩悉旁泣竊歎謂不復有
斯人嗚呼可尚也已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比三
世俱不仕娶東平萬氏順惠莊飭有理內法生男女
八人長子某襲父之志以文行稱識者謂慶在是矣
次某警敏守生業某亦志學某方成童長女壻鄧某
應進士舉次黃某范某幼女許嫁范某皆著姓子初

君之弟曰某既勝寇與其婦偕死息女始絕乳君愛
養之如己子長以嫁李氏銘曰

勤不獲祿善不克年謂天有如何死之亟謂天無
如何後之賢嗚呼百世之下無敢壞其歲焉

處士陳君墓銘 并序祭文附

君諱文藻世家盱江實建昌南城也曾祖諱某祖諱
某父諱某皆不仕君初以素門善治生終能意事用
儒術教子起家登朝其門既高其行益篤疏厚有智
多歷艱難故動而鮮過為鄉黨法將有事者亦來咨
謀自用儉節至義可為則不有愛其所周急決于疏

親性復謹禮雖幼而卑必待以賓客未嘗見其懈尤
耻爭辨踰數十年無一人獄在州縣者而眾莫不服
晚節授家事子子孫其中休休罔有不足閉門終日
不與塵俗風窻月堦樂以忘老年八十二慶曆四年
十一月庚午卒明年及此月丙申葬于郡東之龍池
夫人周氏既葬十二年矣故不附子男二人肅繇進
士第在官為能濟之重慎得譽于薦紳間以憂解殿
中丞執喪無失禮次雍孝友而外樂善諸孫學問甚
謹無不令人源深哉止而為淵行而為川未易窮也
五女嫁鄭某朱某范某朱某聶某皆良族也既卜日

孤以墓石來告乃銘之曰

洪範五福六極為天賞罰之柄今君既壽且富無
久疾病教子義方不謂不好德啓手足知免不謂
不考終命天之勸人何其盛哉何其盛哉

祭文

嗚呼公之年德遠出輩流子孫善良無身後憂人生
及此何所不滿送往以哀情猶未免昔我年少孤貧
里中惟公見遇與衆不同然諾之重有古人風薤露
易乾隙駒難駐彭殤一揆瞬息千古設真告誠後期
無處尚饗

廣文陳生墓銘并序

陳生子同郡君平其名某字也初以童子來學既冠
游京師用進士入廣文館升於禮部試下第歸而病
後二年死蓋年二十有四矣始吾竒其人神甚清氣
甚和齒少而智老居今而好古其學業務廣其文體
務大若馭長風中江而下假之日力則海不難到凡
厥施為巖巖見頭額去其俗遠甚其父某又有行誼
謂可以餘慶擬之不意其短命也病日革尚不舍業
或導以博奕解愁憂則曰我為此益不樂拳拳文字
間以即死嗚呼吾之所好惡不類乎天之意邪抑天

之意皆與人異邪或者天無有心而人妄責之邪人亦無有主宰而自生自死邪如何如何贈其官諱某王父也諱某曾王父也妻劉氏有二女其死孟夏其葬仲冬其歲辛卯實皇祐二年銘曰

古石崇觀今葬其旁死者無知則何所傷若其有知則顏魯公記麻姑山謝靈運詩華子岡雲瓌水怪夕景晨光尋群仙之轍迹味古人之文章魂兮優哉豈與夫愚鬼同鄉

進士傅君墓銘并序

皇祐五年冬傅氏之子野請銘其考曰先父諱垂範

字祖德娶鄧氏野中男長任少傅女嫁董張江氏壽六十有六今年七月癸亥卒十二月丙午葬墓在宅東北仙羊峯下曾王父封王父家父達皆不仕遠祖家信州今為南城人銘曰

君少篤學見稱其儕父隕兄落欲進不諧有田宅畔有宅山隈既耕且養曰優游哉君之事母室為便戶夜再三起即訊安否君之事兄兄嘗病苦醫湏人肉爰割其股族有鬪死將質于官礙君其間縮不忍言聞善已若見惡愀然教子與孫居如師門維孝維悌於君罔闕他行雖百無乃其末命有

天壽時有窮達含笑入泉糞土黃髮

聶夫人墓銘并序

夫人姓王氏歙州其縣人曾祖某祖某父某蓋富家歸于鄉人聶某今為南城主簿聶君之曾王父某王父某不仕考某贈禮部尚書兄某終翰林學士凡仕者數人族大以蕃而夫人宜之為婦孝為妻順為母愛而不死事姑三十年未嘗帶芥既自治其家舉有法度於鄰里鄉黨慶吉弔凶以喜以憂若在已然見人之絕志於賙救力不足不能自己教厥子必以禮義榮辱故克有成長男武仲進士及第其次南仲微

仲恭仲皆好學女婿程某閔其汪某亦為士季女未許嫁夫人每教諸子曰亟自立汝後顯榮吾不見矣皇祐三年來南城未及安宅夢人告曰爾在此二年而已五年疾病時武仲與禮部籍奏尚克聞之已釋褐有書至不能言矣夏四月十一日卒年若干明年某月某日載其柩還鄉以其月某日葬于某銘曰

死生命邪聖人罕言之雖其有命其可自知邪夫人教子謂不見其仕及其登科而母死矣豈知而言邪抑偶然邪二年之意形于夢寐彼何神靈而告之丁寧邪武仲有文采諸子頗聰警姑務於德

以求揚名則親之魂魄其不榮且幸邪草露溥兮
松風淒兮生者能幾時死者無窮期萬物皆如斯
又何足悲邪

鄒夫人墓銘 并序

前此者聞新淦鄒氏有子曰迪九齡以文求試于臺
遇疾罷去得神童稱今迪遺子以書且列其妣之行
請銘于窆予未識迪面矧非州黨媼族閨門之懿所
不及知然觀庸俗富而溢則驕其子使淪於欲若節
信所謂以賄喪精者往往而是迪生五六歲嗜讀書
屬詞句既毀齒西游仰視九門虎豹之威而不怯惑

有披青雲捧白日之志事雖不果與夫冕弁而童心
輩相去幾十百倍苟非胎仁乳義沃染於初如土斯
瘠其奚以藝嘉穀也哉則其善狀宜不誣孔子之言
孝者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迪未冠未克
光大于時懼其親之無傳求哀於我蓋亦孝子之節
不可以已故書之夫人姓楊氏蓋鄒之邑人曾祖某
不仕祖某亳州防禦推官父某亦不仕其夫某學不
得官以貲為秦州助教夫人之性順而明意篇籍略
知大指書樂之藝多所該綜早孤事母以孝既嫁未
嘗一日不念母念之至則號泣廢眠食善於夫之黨

外內無怨言羞服器玩舉有制節罔或踰侈唯迪一
男不以恩克義且教且戒期于有立既不試而歸益
教之求師輔繼短增卑日取其効一女亦尚幼而夫
人即世年四十有五至和二年某月某甲子也越某
月某甲子葬于某鄉某地名噫昔陶侃母湛氏亦新
淦人唯能資廢子文結勝已者然非偏強立以濟功
名曷由致其母不朽之如此迪之齒未也誠能出溝
瀆逐鯨鵬於天海間則揚氏之賢當不媿于古且使
吾言見信於天下矣銘曰

宜神之祉 顧短以死 不在其身 維有子

鉛山縣尉陳君墓銘并序

君諱某字某與子同郡實建昌南城人曾祖某祖某
為郡著姓父某尤善士有二子君其仲也君幼而開
爽多智慮以兄宦學膝下少人迺顯治生若親之意
其先子豁達而好義自放于詩酒間罕視家事而財
用所出近得以調親故遠得以及羈旅為有識所貴
者繫君之力是賴既孤而母老伯氏從王事溫清益
謹而田里益修彼仕千里之外而無反顧之憂者抑
君使然免喪數年遊京師屬河決以財佐公上補太
廟齋郎選授邵武軍建寧縣尉于時盜賊多主名不

見邑居患之君以機往所至輒禽郡守言其勞不報
替授茂州司戶兼錄事參軍兄為德陽宰不宜俱入
蜀改信州鉛山縣尉未行以疾終年五十一嘉祐元
年夏四月癸亥也娶鄧氏生男光遠光道皆好學見稱
于士友君之啓手足命以卒業而已不語他事一女
嫁黃某亦冠族其冬十一月壬寅葬于所居東北十
有餘里太平鄉三異里符源銘曰

世無災兵以敝其生家有禮義以為之地衣冠揖
讓優游以卒歲復何歎於意哉

徐夫人墓銘并序

宜黃徐復皇祐五年進士出身南郊放選得贛縣
主簿明年改元至和將輦其母之官未及期夏四月
辛酉母死秋九月來告曰吾母李氏生十有六年而
歸于徐其居百口姑之繼者四人吾母事之亡蒂芥
至于女妯叔長穉婦靡不得其歡心先人諱某宦學
且久吾母夙夜躬爨身以禮賓客未始厭倦復十八
而孤方肄詩賦吾母請于先祖使之卒業舉不利將
退而服田又勗遣之以獲齒于下士龠合之祿未登
養器而遭大變平生惻隱以周急為上務斥衣賣飾
一簪亡所愛死之日親踈外內皆哭出涕天蒼地黃

何往何愬願得銘以相哀予與復非舊憐其意從之
夫人之曾祖某祖某父某俱不仕復之兄曰某弟曰
某曰某曰某豫亦好學姊妹三其長嫁杜某其次進
士胥某其次戴某銘曰

人之教子教成而親死天下多如此將為善思貽
父母令名必果復也能之則欲報之德誰曰不可

鄭助教母陳氏墓銘

并序

鄭君名某字某建昌南城人吾母其從祖姑也夫人
於觀為舅之妻故常得見焉鄉里陳為冠族夫人之
父某贈殿中丞祖某曾祖某不仕歸于鄭氏生二男

裁數歲而寡姑老子弱門内外事一介畢委于其躬
性嚴正處之有宜請謝姻戚意厚諄諄用福其家以
不失舊壽六十有五皇祐五年夏四月乙未卒小子
曰倫既蚤死君孤露一身延其世祀曾祖某父某蓋
皆善良能治生而君繼之抑管子所謂士工商農之
子少而習焉其心安焉者矣廣源蠻犯嶺表 朝廷
以空名告身屬江湖轉運使募入泉穀而郡縣風曉
之君以此守撫州助教執親之喪數月得疾未葬而
卒年三十有七至和元年冬十二月也二男曰某七
歲曰某三歲妻謝氏獨當家事闔門無五尺之童畧

如夫人初寡時嗚呼可哀也已明年三月乙酉以二
喪厝于其縣太平鄉之龍宴窠同塋而異壙君之姊
妹六人嫁范某徐某胡某聶某陳某夏某五女嫁陳
某鄧某張某其二尚幼銘曰

吉凶在人邪彼壽者何淑於身而夭者何怒於神
其曰偶然邪何再世不夭若孳而傳夫人之意常
恤後嗣其死未幾而禍猝至古人之言倚伏者猶
可信而俟邪

處士陳君墓銘

君諱某字某建昌南城人曾祖某祖某父某自有誌

君性慈和且憇事同產六七人身為之長當母在時
一以家事屬其弟無所前却闔門百口不識笞罵及
官府召呼雖甚威怒必躬以進不移禍於人為政者
似察焉未嘗辱嗜酒後游或諾而或戲之其色自若
子陟有詞學愛之欲其達其在京國輒馳往視既及
第為邵武縣尉至和三年春又就見之中道得疾入
官舍而卒年五十四輓其喪歸冬十一月乙酉葬于
郡西太平鄉金塘凡兩娶陟出蔡氏其繼徐氏生防
階附隱三女長嫁朱某其二尚幼銘曰

古人以一世為夢一覺其間利害何足可道若君

者其已覺也哉

宋故贈都官郎中張公墓碑銘并序

駕部張員外守旰之一年狀其先君郎中之善屬于
觀願為文以表墓竊迹三代葬後死者之爵祭用生
者之祿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故勲勞
不懋名位不尊雖子孫蕃大唯致美乎宗廟彼窀穸
之事無敢加焉後王損益有追贈之制恩漏泉裏咸
同正官 國家仁甚於古賞徧于下凡在周行必寵
貴其父母郊祀行慶踵以為常今郎中得官五品於
令宜立碑而員外出刺是邦觀小草民託寄宇下見

命執筆其可以辭謹按所狀而文之郎中諱某邢州
沙河人曾祖諱某父諱某世不仕積善之澤漸于其
躬狀貌瓌偉人鮮能及性本孝弟且慕義烈自九族
內外悉能和諧使無闕恨而鄉人美之豈所謂施於
有政是亦為政者邪厚本力穡以給其家身雖肥遯
言必詩禮克致嗣子策名于朝又豈所謂愛子教之
以義方者邪其生五十有六年祥符癸丑夏四月卒
即葬于所居西偏既而贈大理評事殿中丞屯田職
方員外郎都官郎中夫人柴氏某縣太君生男女五
人員外名某習孔氏尚書景德中及第試于州縣無

曠厥職由大理寺檢法陞審官籍其修天聖編勅與
有勞焉歷鎮五郡稱為盡心四女伯仲皆嫁李氏叔
趙氏李尹氏負外之二子業進士今賦于太常矣後
肱饒衍胡可量哉銘曰

大河之北 土風朴樸 公宅其間 孝義終身

閨門雍雍 鄉黨欣欣 生而不試 沒乃推恩

君仁有加 子心罔極 贈官五品 立碑九尺

慰彼顛靈 光于墓域 後昆之才 孝思是則

宋故朝散大夫守尚書屯田郎中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江公墓碑銘并序

孔子稱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長人者不恤
義教而一之刀筆雖聖與庸或無以異矧其人品中
下云哉世俗所以不甚相過者無足可恠士大夫不
以賢自待蒙耻苟得習以為宜上亦不以賢待之動
有法令不得行其意爵列於朝而習吏胥之業故愚
者亦足尸一官賢人歛手于位就繩墨間有可道者
則今之循吏也已嗚呼江公非循吏而誰歟公諱鑄
字某祥符五年進士及第得汀州推官繇興化軍判
官除大理寺丞歷殿中丞太常博士屯田都官職方
員外郎屯田郎中其使知陵州仁壽發州金華縣知

英州通判潤宣州知建昌軍處州遂致事年七十卒
時慶曆六年也公弱好文學性孝友既耆而執清河
太君張氏之喪尚致毀於請老嘗得一子官舍其孫
以與弟之子某人以是稱焉明且慎善聽治在興化
常受命使府決諸郡之獄故僉薦之仁壽洪氏嘗為
里胥利鄰人田給之曰我為若稅免若役鄰喜刻其
稅歸之名於公上逾二十年且偽為券茶染紙類遠
年者以訟公取紙即伸之曰若遠年紙裏當白今表
裏一色偽也訊之即服金華舊梗而說公之政粵民
勤於役其胥或世世與其族異財而同籍率一胥影

戶數十公至英乃擿而旬用之轉運使指以示他郡
下戶獲安在建昌擊豪褻故疑若山重于今有述焉
娶同郡戴氏對萬年縣君生六子而卒長男某都官
員外郎蚤有譽不幸死矣某著作佐郎某太廟齋郎
皆有學行三女嫁進士毛某程某穎州推官馬某皆
良奧也曾祖某不仕祖某泌水尉父某贈都官郎中
自十六代祖世源因官占攬州開化其上不可知凡
一姓多者數望俗以意稱之問其譜則亡或斥古之
顯者以為祖是之謂誣故不書觀經為公眚著作使
來告喪以既葬弗及誌惟令五品有碑請列茲文而

繫以銘曰

善不獨善 既施於民 福在子孫 不止其身
少進老退 始卒無悔 死而有知 何慶之大

宋故將仕郎守太子中舍致仕宋公及夫人

壽昌縣君江氏墓碣銘

并序

公諱某字其先江南宰相齊丘之族遭亂播遷自
洪州南昌家建州建陽曾祖某祖某以是無聞焉父
某讀書客死太平州公少時亦不顯既而有子曰咸
字貫之受位於朝例以公為大理評事歷衛尉大理
寺丞太子中舍致仕年八十一夫人江氏江南翰林學

士文蔚之曾孫 本朝職方員外郎翹之孫汝州龍
興縣主簿湜之子累封長安壽昌縣君年八十慶曆
八年冬十二月壬午卒越八日己丑又有公之喪皇
祐元年秋九月己酉合葬于所居塚南從先塋也公
逮事祖父母能致其孝以寡兄弟其母程氏篤愛之
欲無去其家故不使宦學然性意事鄉之儒衣冠者
多與之交見人子孫孝弟學文不啻出諸已有良紙
筆必往遺之夫人善言語有識於家內外靡不規正
而姻族信之前失數子乃謂公曰積善餘慶今生子
不育無乃父母有所闕歟姑自修而已用是時異夢

而生貫之總角好書不同群兒夫人曰此子必興宋氏吾叔父知南劍州可使從之學矣則司勳郎中名拯者也不數年而貫之大成應舉得官由州縣至常參皆補東南以便侍養公老而靜勝日於官舍焚香誦佛書有佳山水未始出遊迹其所為亦足以遠嫌疑非苟然也夫人雅知子初貫之知尤溪在上位者嘗以憾故使爪牙吏求貫之之私將傳於法及知瓊州亦如之聞者鮮不憂而夫人諭公吾兒志大且廉決無私事為人所得不足憂也已而果然老年俱不病自知將死教令婦子疊疊如平常鄉人異之三男

貫之為屯田員外郎有文章年逾五十學問不倦書非聖人作一切鋤去不問至于為吏亦多見稱此其功名未易知次曰某頌雋才蚤死曰某能治生得其母心二女嫁李氏饒氏觀辱貫之游而不獲拜其親於葬又不克會今貫之乃來求文謹次所聞而屬之銘曰

壽考人之願而夫婦偕老有嗣家之幸而其子知道四者得之固已足矣又申之以官邑之號苟為不善之人安能到此哉

宋故朝奉郎尚書都官員外郎上騎都尉賜

緋魚袋陳公墓碣銘 并序

南城治之右麻姑山前左齊源東南其地曰某是惟
邑人陳公之墓公諱某字某天聖五年進士及第歷
郴寧洪州推官五遷為都官員外郎知宜春臨川貴
溪豐城縣年六十有三而終實至和元年公少好學
以其才有鄉曲譽性重慎不易出言視之若無白黑
及逢其人則疊疊是非必中與人交外澹泊然其義
分雖白首如初在官文理堅著罔有罅兆其所持操
亦不可奪郴有土茶既貢而償其餘公言其賊民轉
運使以聞及其貢者皆免洪有久獄逮證不已公與

守爭守怒而起終以公為能遂舉之臨川民有以庶
弟為異姓者買吏得直莫克為辨公召語之不刑而
服其行事多此類故在幕職時舉者十有七人張伯
起吳安道蘇儀甫趙叔平皆世名臣居家孝友親既
沒十年與其弟某居無間言若親若故或旁以生要
之言行一有繩準鄉人畏之晚喜吟詠久而益工不
善飲酒發懷散憂必以詩其存者若干首將老于山
林未及言而疾作哀哉葬禮有碣宜為之銘其繫世
則誌諸壙銘曰

楚之東兮吳之西山雄石俊兮盱之湄公將退兮

隱於詩鸞鸞鳴兮楊蘭芝志不就兮以喪歸曰天
與命兮窈難知千萬年兮識者誰公之美句其傳
之

宋故朝奉郎尚書都官員外郎上騎都尉賜
緋魚袋陳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某建昌南城人進士及第為郴州軍事推
官罷得寧州未行以鹽鐵判官舉監海州洛要場遭
母憂復常權洪州觀察推官除大理寺丞知萊州宜
春移雅州廬山父老改撫州臨川除殿中丞又以憂
解既而知信州貴溪除太常博士明堂禮畢遷屯田

員外郎替知洪州豐城除都官員外郎至和元年二
月乙卯卒年六十三以其柩歸明年及此月某甲子
葬于某鄉某里某地名曾王父某王父某不仕父某
贈某官母周氏其縣君妻黃氏某縣君長男某廣文
生再就禮部試次某不應舉次某一舉下第死于京
師女嫁黃某范某黃某銘曰

官六品非賤年六十非大生而鮮悔後有紹左神
右仙維宅兆天之福公夫豈少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終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墓碑

陳府君夫人聶氏墓誌銘并序

府君諱某字某世籍南城曾王父某王父某父某皆
不仕予六七歲時在山中有人從外氏所來言從母
之夫病且死其弟以股肉食不起既而事寡嫂有禮
族姻善之及予長審知其人乃府君也景祐三年秋
八月府君年五十三卒其冬十二月葬可封鄉安樂
里源潭之陽後十八年至和甲午夏四月夫人聶氏
年七十四卒明年春某月葬于其墓東南隅孤來求

銘敢不聽吾邑陳氏為富家而幅之以善于今四五世智不以駕愚力不以鉏弱官無訟牒獄無繫人入場屋得祿位者磊磊相望而府君以孝悌處其間喻子教孫蚤間暮燕以終其身不亦美哉夫人之曾祖其祖某父某亦不仕為人母者五十年主家事者三十年旁禮娣姒下法子婦儉故不之用慈故不失恩屬纊之日門內百口又何盛也生八男執喪者五人曰某其人和能友群弟曰某善讀經書作詞賦郡薦新人嘗為之首曰某曰某曰某服產業一女嫁黃氏遜之子曰陟進士及第初為邵武尉銘曰

管仲有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今之愚者階其富以趨犴獄陳氏之良鄉所矚君之夫婦全而復積善有慶兮後昆百祿

進士傳君墓表

亡友傳君代言字某生同鄉長同學心純行潔而外不亢激見人善卑之若臣僕聞人過弗敢言其在已則改不待頃故在家而和與眾無蒂芥好學有辭以進士得試于墀下兩舉不利歸而寢疾以書請覲願一言庶乎不泯沒病革矣書字幾不成猶拳拳俟報而後死哀哉其意何邪時年四十五慶曆甲申秋七

月也後二年正月葬君家世善良曾祖某祖某未嘗
筮仕父某在祥符以前用辭賦著稱不遇而死皆曰
在後人至君又無祿識者益憐之娶鄧氏生二男某
其然未有立塋已其兄某使人來告迺表其墓曰
莊周論天曰自然吾以為妄言至于仁者天鄙者
壽禍福之來荒忽而不可究然後知周之言為不
謬嗚呼吾友不幸而堂有老室有幼不然則大彭
殤子亦何足道哉

陳伯英墓表

吾嘗銘陳君仲溫之塋以行高故譜叙甚詳其子漢

公字伯英

初名詠

後十二年而死又從而表之噫逝者

如斯徒使吾文不施於樂歌舞蹈而施於墟墓間也
伯英少從吾游俊健有智數頗多能應進士舉不售
因放失繩墨衆非之終克自反於親勤於家儉於人
恭摩垢出光清議始變年四十得疾不治哀哉妻聶
氏有五男其三嚮成人曰汝義汝士汝臣女許嫁鄧
潤甫廉庭圭幼者二人其弟次公次山皆有學行庶
幾大其門噫天人果通邪善積必有慶不然未可知
辭曰

山可塵谷可堙謂余非妄人者無襲伯英之墳

處士饒君墓表

饒君諱某字彭年世占南城蓋予同鄉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君耦周氏生男景先見先女嫁陳某李某吳某桂某其齒六十有四死塋里中之金灣後一羊實慶曆七年景先龍石以待我故書其墓曰

吾邑絕大江數百里與閩粵為腹背土地衍沃宜稻桑麻無大水旱飛蝗所不至故其人足衣食俗惟少機不肄文法為獄訟事吏惡政苛廩之百端卒無敢言以豐富之資加自重惜而居之名山水之間花草禽魚日變時異使人見之心竅恢恢欲

追騷人校江山醜好然則諸父兄行有不為祿仕而搏禮義探儒雅者固其宜彭年性溫厚力治生以遠不足其餘唯務為詩與學者更倡和爭錙銖亶亶不倦二子幼讀書不使參外事故景先以其文再試于禮部見先亦嗜學多藝其壻陳吳桂皆應進士舉由此觀之抑好善之效晚節自除塋地築室其旁以待賓客為觀遊歌琴賦酒不覺老至自囂塵處聞其所為有足喜者往時相見領髮未素今茲復來墓草已宿弔傷雲霞嗟嘆栢竹揭之墓門千載可讀

醫博士周君墓表

周君諱某字某鼎州桃源人以醫來建昌為博士年七十有一皇祐二年夏六月卒冬十有一月塋其孤播摠來求表之辭曰

君之至是邦吾時未生及吾成人與之往還尚二十餘年其容體昂昂口辯多所踴履凡荆楚閬三川物象屈原宋玉嘗稱道者往往記憶上下巫峽見神女事述言之鏗鏗可聽善飲酒要之坐花草醉倒歌舞不以年長辭趣為和同然未始以氣下於物用醫藥交有位雖甚親比亦無所私謁吾以

此知其人吾母曾病急不能言眾醫縮頸遂去唯君視之曰不死治數日起之吾以此知其藝命不謂短家不謂貧其教有義其嗣有人龍池之東負山為墳後來弗知信在斯文

前進士康君墓表

君諱夷清字禮卿南劍州將樂縣人曾祖居素仕南唐以剛直見忌由校書郎二十年裁得大理司直建隆而後稟命我朝遂課其功累遷至瓊林光慶使檢校太保判三司驟諫後主不聽閉門却食服朝衣冠立死井中已而得大手書於篋曰吾不忍見國破耳

故文士徐錯弔之有三閭自投於灘浦伍相願棄於江流之句不數月而金陵降迄今鄉人有記其事者皆叩頭稱之祖仲符少有志氣以詞學名兄弟蔭補獨不就及朝廷錄忠臣後授汀州掾卒父知章亦秀士克世其家未及進而死君童子而孤力自樹立篤學有才作詩賦尚俊壯其於啓事長調歌尤能動人性孝友常省其姑退必感泣謂人曰吾姑類先人其弟臣清得官而夫遺骸在唐州君時下第至江南聞之匍匐往收方大饑道遇劫告以其故賊亦義之不害初舉解頭好事者寫其賦於屏今猶未絕五試

禮部皆不耦慶曆二年特奏名賜同三禮出身未免選沒於京師年四十八昭武李誥帥其友舊棺斂以歸其冬十二月葬于建昌軍南城縣太平鄉澗水實君之徙居邑也娶鄧氏生四男平璽可至一女嫁周翰夫人之死後君十二年於其塋也平自為誌平十二齡而無父蘄蘄自然出於泥滓間以濟其業聽高胝遠有足嘉者群弟壹於學問皆未易知積善之慶將在是哉以石表未立捧其鄉先生宅田郎中李公之狀來觀嘗辱君游謹撮其要託辭左方曰

太保之忠貫神矣天當時不省其諫後世不聞其

賢非君之才而平之孝孰能因而傳乎為人之子
孫者其可不然乎

李子高墓表

南城縣東北遠百里吾高祖之父家焉天聖中嘗省
松栢至於子高之室子高業已不仕有男冠卿生十
三年習為歌詩教義諄諄無忝世儒後冠卿第進士
試校秘書守臨川主簿代歸未幾而孤來乞文曰惟
先父好學篤善應舉不得官治衣食業不能貪以取
餘醉吟山水間忘其老喜彝人之急里有爭往往和
解之使不致獄訟衆亦愛悅用濟不肖子于宦學未

始有報而舍去忽馬願得表其墳託以不腐姑取其
譜而系之辭子高諱喬年六十八慶曆四年四月庚
子卒十一月乙酉葬考彥禕祖文遇曾祖捷皆布衣
初娶盧氏生叔平叔良早死一女嫁饒贍繼陳氏生
冠卿其季漢卿辭曰

生無失宜死何足悲有子而奇其後焉可知邪

先夫人墓誌

有宋皇祐三年冬十有二月乙酉李氏之孤覲奉其
母夫人柩塋于所居西先父府君墓東南隅實建昌
軍南城縣鳳凰山之麓也夫人姓鄭氏其先蓋鄉大

姓曾祖某祖某考某皆不仕夫人初有二男為無服
殤既而生觀十四年而先君沒是時家破貧甚屏居
山中去城百里水田裁二三畝其餘高陸故常不食
者夫人剛正有計善募僮客燒糶耕耨與同其利晝
閱農事夜治女功斥賣所作以佐財用蠶月蓋未嘗
寢勤苦竭盡以免凍餒而觀也得出游求師友不為
家事罔其心用卒業為成人不然最爾小子為傭保
為負販供養猶不足何暇孳孳學問耶復還舊居
娶婦有孫如平人家夫人滋不倦門內細碎觀尚未
及知慶曆中應科目罷歸迺自念親老矣而數棄去

舟江湖客京國以為之憂抑又窮空無以備甘脆非
人子所宜因決不求仕進忍耻業衣食庶乎終養無
有憾焉既八九年而智淺力少不克如志夫人性多
設施好義而信人祭祀賓客婚姻之禮不以貧故略
之間人緩急來有求者應之唯恐不逮衣服在身者
必假飲食在前者必輟况於泉穀固無吝心由此困
乏百計不效夫人亦厭之觀惟易窮則變變則通所
識公卿大夫多矣苟扶吾親往乞食焉尚可以濟迺
用此言告之夫人喜曰是吾心也幸而離鄉非但謀
食而已且使雜人不到吾目前則煩惱自少况汝幼

學已而不進吾與汝俱西亦將有知汝者吾孫又漸
長彼多英俊游聞見當遠大也謀之未集而及大故
疾病猶數數問行期嗚呼夫人卒在壘前二百七旬
有八日實其年春二月丁未壽六十有九後先君沒
二十九年先君嘗學不應舉以教其子作詩賦亦樂
施惠尤直信生平無所爭不識州縣廷終以不得意
死年四十三嗚呼觀何人哉有心不明有力不強父
已不待養天幸有母而方施施進不能為祿仕退不
能求財利以足其欲使之顛顛晚迺悔之未及行而
禍作矣嗚呼觀何人哉天鬼不誅王法不治猶有面

舟江湖客京國以為之憂抑又窮空無以備甘脆非
人子所宜因決不求仕進忍耻業衣食庶乎終養無
有憾焉既八九年而智淺力少不克如志夫人性多
設施好義而信人祭祀賓客婚姻之禮不以貧故略
之間人緩急未有求者應之唯恐不逮衣服在身者
必假飲食在前者必輟况於泉穀固無吝心由此困
乏百計不效夫人亦厭之觀惟易窮則變變則通所
識公卿大夫多矣苟扶吾親往乞食焉尚可以濟迺
用此言告之夫人喜曰是吾心也幸而離鄉非但謀
食而已且使雜人不到吾目前則煩惱自少况汝幼

學已而不進吾與汝俱西亦將有知汝者吾孫又漸長彼多英俊游聞見當遠大也謀之未集而及大故疾病猶數數問行期嗚呼夫人卒在壘前二百七旬有八日實其年春二月丁未壽六十有九後先君沒二十九年先君嘗學不應舉以教其子作詩賦亦樂施惠尤直信生平無所爭不識州縣廷終以不得意死年四十三嗚呼觀何人哉有心不明有力不強父已不待養天幸有母而方施施進不能為祿仕退不能求財利以足其欲使之顛顛晚迺悔之未及行而禍作矣嗚呼觀何人哉天鬼不誅王法不治猶有面

目以視息世間復何人哉誠懼乏祀不自引決敢因襄事刻石以記其罪抑為事親者戒嗚呼哀哉

亡室墓誌

亡室陳氏不知其先所自来今為南城人曾祖某祖某世大姓父某弱冠夫婦同時死唯是女生五年養于伯父某又十一年而嫁嫁十七年而卒於戲吾家破久及覲好自樹立與世不諧日益危窮陳氏處之罔不寧雖晨夕費猶或已出斥粧櫛賣之畢盡執勞辱殆與臧獲等時復寒饑不可忍終無一言族親期會惡衣以往叅錦珠象之間而不耻事姑贍相顏

色惟先意之為吾母固愛之觀行四方未嘗與謀亦
不敢問在家有所當獨居常數月然不見怨望卑柔
靜正亡世俗婦女之態訖不得報以死悲哉長女許
嫁陳某一男參魯僅毀齒中女五歲其少未免懷姑
老喪婦子幼失母號咷之聲稽耳酸骨校善惡則尤
人論禍福則怨天復何言邪復何言邪龜告吉日用
塋于城東二十有五里望州嶺之陰且刻石以識其
墓于時歲在丁亥大宋慶曆七年

亡女墓銘

李觀之長女嫁為陳汝翼妻年二十六死其父傷之

不能已乃銘于墓曰

巧以慧兮慎言語

之汝家兮畏如鼠

人生皆樂汝獨苦

命之薄耶抑吾故

汝來何為何以去

墓無子孫久誰護

後人知汝吾之女

幸掩汝骨無汝露

鄧公儀傷辭并序

亡友公儀名立姓鄧氏舉進士年三十二以死嗚呼
公儀生數歲秀異不群諸兒善記誦聞於鄉長而學
成為文辭謹聲律主故實讀之温温可愛性賢深於
事理其道雖不著之策牘為訓具顧其身所履頗多

矣事父母孝謹撫其弟愛而有法庶不至猶儉不至
非氣堅正服義疾惡人不得已而與居未嘗安若據
棘芒也厭浮屠說片丑祝邪媚速之不使汙其門其
意與予正同然予時有所避閉不出諸口公儀見事
如不可忍雖在親戚多引繩墨彈直故予猶憚之也
早苦氣逆藥之且平俄而執父喪哀甚疾作不可治
矣是以死嗚呼予自始學善之志合道一居甚驩衆
不是吾行而公儀是之衆不聽吾言而公儀聽之樂
未始不與共也憂未始不與謀也他雖甚厚弗之若
也寃哉失之矣復何言也公儀死前百餘日子將西

游告之別時公儀病矣猶未知果至是也姑勉焉而
去及其歸也而公儀葬矣不見其死友之不終也不
銘其美文之不公也吁墓之草再黃矣是皆弗可得
而悔也徒傷之以辭云

落落其實兮鞞鞞其華晰晰其鄉兮嗚嗚其家出
處默語兮禮而弗邪璞乎君子兮孰訾其瑕學優
而仕兮維人之欲自臧而坦兮始園其藪志愈張
兮疾愈蹙老愛弱慕兮嗷嗷其哭嗚呼豈人不好
善兮鬼之求不用于明兮用于幽不然何時未之
知而命奪之善不獲福兮惟禍之隨已焉我鳥之

飛兮隻其翼航之中流兮槩斯溺吾友之舍我兮
不我力行莞莞兮將焉得自我不見兮再易其正
心煩憂兮爲月而寧桂而酒兮以寓我誠路漫漫
兮莫造其壘莊周之云兮息以死而勞以生斯言
之信兮子無恨情吾道之不病兮吾文之行千秋
之下兮庶存子名

白石暹師塔銘并序

佛法之行於中國豈不雄健不校矣哉天之生民靡
不有事賢者效志愚者效力以有賢亡孳孳蚤夜而
鮮能得志唯佛之徒去離遠甚安樂無筭王臣所嫗

覆士女所合瘞生則得其奉沒則得其歸而况人材
有以超類者惟其心之所之而已噫佛之法豈不雄
健不校矣哉今吾見惠暹師其人材超類者乎師南
豐章氏子生十三年出家禮白石居壺長老誦法華
經祥符中以恩得度壺既化去其住者惠通惠德而
師繼焉師有計慮能施為自通德住時已主院事殆
今無曠性索特耻交凡俗積四十年不踐城市頗喜
篇籍詠古人詩以對賓客吾少居山中嘗與往來慶
曆五年復抵其居因告我以年老治送終之具院西
有官隙地且買之以歸骨焉懼父淪滅無以旌識幸

我之米請文以信之吾既善師之行又歎佛之徒能
優游以卒也如此迺授之銘曰

生也何來 死也何歸 神形一離 曷封樹為
土石我我 松檟差差 惟門弟子 是瞻是依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終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常語上

或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吾子何為曰衣裳
之會十有一春秋也非仲尼備乎木瓜衛風也非仲
尼刪乎正而不譎魯論語也非仲尼言乎仲尼亟言
之其徒雖不道無歎也嗚呼霸者豈易與哉使齊桓
能有終管仲能不侈則文王太公何惡焉詩曰采芣
采菲無以下體蓋聖人之意也

或問伊尹廢太甲有諸曰是何言歟君何可廢也古
者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成湯既沒二十

五月中伊尹之知政太甲之居憂固其常也不官於毫而官於桐近先王墓使其思念名之曰放倣之至也故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二十六月而即吉也則太甲之為君何嘗一日廢笑哉

或曰然則霍光廢昌邑王非歟曰霍光之罪滅族晚矣知之不明行之不慎視君如玩物去取在諸掌董卓效之東京桓温用之江左宋齊以下覆車方軌職光之罪也敢問為光者宜如何曰皇曾孫高材好學而光不知王賀放後而光不察既委質而臣事之矣

庸可悔乎衛靈公之無道也有仲叔圉祝鮀王孫賈而不亡昌邑釋臣有王吉龔遂忠直人也吉諫游獵而賀加禮遂祥大奴善屬衛士長行法而賀不禁賀之資朴猶可為也况大將軍秉天下權其讒諛者舉放逐之如吉遂者使居左右若夫漢廷固多士矣豈無輔弼之益哉受皇帝璽綬二十七日而解之何其暴也賀之言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光而學也慙恨死矣

或曰伊尹放太甲而天下厭然周公屏成王而國有流言何也曰周公武王弟也有次立之勢管蔡其至

親也易以生怨以怨濟疑理固然也敢問太甲不能終允德成王不見金縢之書則伊周柰何曰太甲賢也不得不改成王亦賢也不得不悟太甲成王果不賢耶則湯武不以託伊周伊周亦不受之於湯武或曰知人蓋未易也周公不知管蔡安知成王曰事有小有大有緩有急豈武庚之國其任人也常事也天下之政多矣譬諸日月猶有所不照夫以新造之周而謀嗣焉其用心奚若堯不知四凶可也至于丹朱其有不知者乎

徐羨之傳亮謝晦廢宗少帝立文帝亮迎大駕於江

陵道路賦詩有悔懼之辭已而果誅夫三子者有功於文也何疾之為曰疾之必也由其悲號嗚咽而後悔懼亮見事遲耳女之賊其夫而私於我者其可以納之室乎是亦將賊我也宋文豈不謀其身不爾則為後嗣也漢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故曰威震王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也

成濟刺殺高貴鄉公司馬文王間之自投於地乃收濟家屬付廷尉夫弒逆非文王意耶曰弒逆之名何可當也有其意者必假手於人而歸罪焉養大者固

欲其禦人也客來而傷則擊犬慙於客不得不有說也為大惡而得大利既外於人倫矣况父母妻子狼籍都市者乎智矣哉王僧辯也其對湘東王曰平賊之謀臣為已任成濟之事請別舉人

孰謂漢孝文恭儉而已乎其有帝王之材者也知權者也周勃誅諸呂迎立之即日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然後坐前殿勃之掌握已無物矣許勃歸相印既又使率列侯就國何其決也或曰孝宣之初曷不然曰勢未可也宣為庶人依許史而已不若文之有代資也漢廷

諸臣未始相識誰可與言哉既踰年矣而光稽首歸政不因此謝之顧謙讓委任焉過也幸光速死不爾殆哉敢問光雖無術其志忠矣抑可疑乎曰使光未死而陰妻之語泄則將何為

權乎權君所以廢興國所以存亡戒之戒之一失之而不可復也惟至明然後可以權與人惟至忠然後能以權歸上敢問何謂也曰大權在已大禍隨之夫其用事日久刑人之父殺人之兄絀削人之爵位者多矣言而弗聽求而弗得者又多矣怨者幾人邪怒者幾人邪我一日而去其權則彼無動邪譬諸騎虎

下則死矣富貴尚不足惜其如我身何其如我家何
舍隆盛而就夷滅人情之所難其附離者又欲尺寸
功則斯人也能不異慮邪魏武有言曰不得慕虛名
而處實禍信矣其惟君子無求生以害仁者斯可謂
至忠也已矣

或曰古之至忠者誰歟由其皇甫嵩朱儁乎平黃巾
威震天下梁衍說之而不肯從陶謙推之而不肯應
聞命馳走就鉤朝廷其忠不可及也敢問不有郭子
儀者乎曰子儀可人也然唐室雖衰人心未去程魚
雖巧言肅代猶出命君命而違不反則叛矣反叛之

名中人憚諸况子儀乎高儁則不然董卓李傕之禍
狂獻帝雖在無獻帝矣因兵威乘衆欲以伐其罪孰
不曰宜也彼以君命來遂不敢揖袞我二臣之心吾
嘗為之痛哭矣

或曰范曄評高儁以為舍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
諒卒狼狽虎口為智士笑何如曰申生不敢愛其死
使天下知有父也高儁狼狽虎口使天下知有君也
人以君命召我我以矯詔拒之其非矯者亦足以為
之辭矣夫除君側之惡惡極而君興可也不幸投鼠
而器喪焉安得面目見天下哉是二臣者所以自歸

於陷穽也彼范畢弒君賊也宜乎其笑之矣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終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常語中

晉明之明王導之忠其至矣乎或曰元帝固任導矣
曰否王敦初反導不足疑也而元帝疑之王敦再舉
導乃可疑也而明帝不疑夫敦不以君為君其肯以
導為君導既宰相矣藉令敦捷又何求焉在他人猶
可無異志况導之為腹心乎而劉隗用事導見疎遠
且欲悉誅王氏當導之率昆弟子姪每旦詣臺待罪
也呼周顛以百口累之而不應也傷哉唯恐其不免
耳再舉則不然為導者蓋懲前事有不自安之心為

明帝者蓋以前事疑之無委任之理而導詐哭敢使
衆有奮志帝屬道節使都督諸軍君臣之間若合符
契遂平大難以濟中興非至明至忠其孰能哉
或問閻續訟愍懷太子之枉皇太孫立復上疏焉夫
以惠帝愚費后賊安能聽言徒觸死耳續奚為哉曰
上聽言人誰不敢言佳哉續也是難能也豈一時之
言萬世之言也惠帝雖愚萬世當不愚賈后雖賊萬
世當無賊其言欲使著令諸有廢興倉卒東宮兵馬
皆得輯嚴頊錄詣殿前面受口詔然後為信聽其臣
子得如邴吉距詔書周昌不遣王田叔孟舒隱親左

右所以固儲副安後嗣誠哉人主有喜怒官掖多姦
詐怒解而後悔詐行而後覺無及矣如續之言萬安
計也嗚呼學者之忽也吾與士大夫接三十年矣未
嘗有齒牙續者也漢高帝使陳平乘馳傳載周勃代
樊噲將曰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計曰樊噲帝之
故人功多又吕后弟吕須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
欲斬之即怒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噲受詔
即載檻車詣長安至則高帝已崩吕后釋噲或曰平
畏吕后而已矣曰不若是則高帝以譖殺功臣吕后
怒亦且報平勃平勃死則諸吕強又誰制矣哉高帝

之不枉樊噲呂氏之不害平勃平勃得以誅諸呂安
劉氏由燕之謀也不亦善乎

或曰劉隗其亮直者歟曰敗中宗者此人也漢興至
子孝景庶且富美鼂錯以天下壓山東卒動七國橫
屍東市中宗資王氏以有江左其強固宜帝不以術
縻之隗方翩翩執刀筆以裁其末力不任兵而假鎮
以亢斯足以速禍而已矣魯昭公不忍季氏薨于乾
侯晉元帝不忍王敦憂憤告謝子家駒諫而劉隗勸
馬隗之罪著矣帝終不悟雪涕而遣之閭哉
孔子惡稱人之惡者子貢惡訐以為直者夫有口才

又有文法以羽翼之而忘忠恕何所不逮也其甚者干
人骨肉不避父子時主以為忠識者以為賊國無量焉
則以自斃一有可為則危宗廟矣自斃者商鞅是也刑
太子傅黥太子師惠王既立身裂車下危宗廟者江
充是也太子家使行駛道中充以屬吏謝之不聽階為
巫蠱殺戾于湖武帝始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
意終則作思子官歸來望恩之臺嗚呼噬臍也已
或問泉鳩里加兵刃於戾太子者初為北地太守後
族何變之暴也以為罪邪何以賞以為功邪何以誅
賞之是邪誅之是邪曰理必然也夫骨肉之恩本諸

天也怒有已時而愛無已怒而欲殺則殺者功愛而不可得見則殺者罪矣夫豈不知殺之之由我也內無以慰其心外無以慰人心故歸咎云尔文帝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彼輜車封誰敢發邪非其人之罪也借其死以謝天下也小人因人喜怒以貪功而不度深淺禍其至矣故齊王自殺而主父偃族滅魚復侯不得還闕而蕭順之憂卒聖人作議親之辟公族三宥所以養恩而小人間之亦不知量矣知其說者其田千秋乎其爰盜乎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終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四

常語下

或問自漢迄唐孰王孰霸曰天子也安得霸哉皇帝王霸者其人之號非其道之目也自王以上天子號也惟其所自稱耳帝亦稱皇書曰皇帝清問下民是也王亦稱帝易曰帝乙歸妹是也如其優劣之云則文王武王劣於帝乙者乎霸諸侯號也霸之為言伯也所以長諸侯也豈天子之所得為哉道有粹有駁其人之號不可以易之也世俗見古之王者粹則諸侯而粹者亦曰行王道見古之霸者駁則天子而駁

者亦曰行霸道悖矣宣帝言漢家制度本以霸王道
雜之由此也人固有父為士子為農者矣謂天下之
士者曰行父道謂天下之農者曰行子道可乎父雖
為農不失其為父也子雖為士不失其為子也世俗
之言王霸者亦猶是矣若夫所謂父道則有之矣慈
也所謂子道則有之矣孝也所謂王道則有之矣安
天下也所謂霸道則有之矣尊京師也非粹與駁之
謂也

或曰詩人以后稷先公致王業之艱難其非諸侯矣
乎曰武王既得天下詩人迹其世世脩德始於后稷

公劉以至於太王王季文王故云尔也當商之未喪
誰有此言乎如使紂能悔過武王不得天下則文王
之為西伯霸之盛者而已矣西伯霸而粹桓文霸而
駁者也三代王而粹漢唐主而駁者也

或曰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說者以無錄而王謂之
霸在大昊炎帝之間然則霸非天子者乎曰說者之
過也項籍亦嘗霸九州矣在秦漢之間矣尊懷王為
義帝分天下以王諸侯自立為西楚伯王非霸九州
而何也然謂籍曰天子可乎彼共工氏蓋籍之類也
敢問陽尊義帝俄自殺之亦足以為霸乎曰謂其號

也不言其道也

或曰文王受命稱王有諸曰否不得已而伐紂可也紂猶未伐功未加於民而遽自立以昭其私焉孰謂文王乃尔武王舉兵建大號追考虞芮訟息之年以為受命之始故曰惟九年大統未集十有三年春大會于盟津非西伯實改元也文王世子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後人追為之辭非西伯實稱王也大傳救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是也康成取緯候以亂之過矣或問嘗用王禮何如曰成王以周公勲勞命魯公世

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周公尊矣故禰文王郊后稷皆倣王禮而不備焉周公而上王禮可也魯頌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安有非禮而頌之云乎周公而下則僭矣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公問於衆仲始用諸侯禮也

或曰地方七百里有諸曰信也然則孟子何言乎儉於百里也曰閼宮頌僖公復周公之宇而曰公車千乘朱英綠滕千乘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疇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不與焉其何儉於百

里也世俗疑周官五百里以其大也是亦不思耳矣
諸侯之於天子非若敵國然也大國貢半次國三之
一小國四之一諸侯有其地天子食其稅譬之一郡
而已矣魯七百里開方之而四十九殆半王畿也今
之大郡不有半京畿者乎

或曰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
歸之有諸曰紂以崇侯譖囚西伯謂其得衆也諸侯
又從之囚其疑膠矣彼諸侯之力足以勝紂邪盟津
之會者八百武王猶退師當此時也固未足以勝紂
矣力不足而從之囚徒使其疑且怒耳紂能脯鬼侯

而不能殺西伯邪是好事者之語也若夫三子獻寶
則有之矣然則聖人以賂免邪曰狄人侵邠太王以
皮幣犬馬珠玉事之矣文王曷不可况三子者之愛
其君邪君親之難何所不為也

或曰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請紂除炮烙之刑
有諸曰以炮烙為是邪非邪是則不可以除之矣非
而請除之則發紂之惡也費恩於民也羨里之囚既
免又激怒之豈人情邪彼惟恐昭昭之不晦圭角之
不利也易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其斯之謂矣

或曰湯文王雖為二伯其國不出百里也曰唐之刺
史有一州耳其領節度觀察則連十數州有之矣彼
中分天下而治之威權所及百里而已乎後雖三分
有二其益者未多也敢問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
仲壬四年則是太甲不繼湯也曰書序成湯既沒太
甲元年不言仲壬也就令繼仲壬為人後者為之子
太甲固三年也

或問聖人之道固不容雜也何吾子之不一也曰天
地之中一物邪抑萬物邪養人者不一物闕一則病
矣聖人之道譬諸朝廷朝廷也者豈一種人哉處之

有禮故能一也女子在內男子在外貴者在上賤者
在下親者在先疏者在後府史徒胥工賈牧圉各有
攸居而不相亂也夫所以謂之一也他人之不一則
闕闕耳終日紛紛而無有定次也夫所以謂之雜也
世俗患其雜則拘於一是欲以一物養天下之人也
白而不受采則人皆縞素矣何足以觀之哉其歸於
諸子而已矣

聖人無高行何謂也曰聖人之行必以禮也禮則無
高矣夫其高者出於禮也異於人也故能赫赫之如
彼也孔子事親無異稱居喪無異聞立朝無異節何

也安禮也出於禮者非聖人也矯世者之為之也敢
問聖人有過歟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
過矣夫豈無過哉或曰孔子謙也曰伸也之美成湯
改過不吝豈成湯之謙也哉世俗之說者則謂聖人
無過顏子不二猶或為之辭徒使人君之耻過也而
不欲聞之也

三代之政可得而言歟曰民不知之也商因於夏周
因於商損之益之未嘗與眾忤也周公之制諸侯因
舊國而大之百姓因舊田而廣之天下得不和乎哉
世俗之說者必曰復古古未易復也商鞅之除井田

非道也而民從之各自便也王莽之更王田近古也
而民怨之奪其有也孔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
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孔子之為司寇也不聞其改法度也沈猶氏不敢朝
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
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也世俗之說者不曰正
其身徒置器以疾人之法度其亦非孔子之志也
大哉孔子吾何能稱焉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仰之彌高也則吾以為極星考
之正之舍是則無四方矣鑽之彌堅也則吾以為磐

石據之依之舍是則無安居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也則吾以為鬼神生之歛之舍是則無庶物矣他人之道借曰善焉有之可也亡之可也夫子之道不可湏臾去也不聞之是無耳也不見之是無目也不言之是無口也不學之不思之是無心無精爽也尚可以為人乎哉吾於斯道夜而諷之矣晝而讀之矣髮斑斑而不知其疲矣終沒吾世而已矣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四 終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五

古體

後學南城左贊編輯

三賢詠

後學廣昌何喬新校正

魯連誓鼎海夷齊甘采薇秦王不得帝周武終見非
輕死議萬乘強哉三布衣凡人欺貧賤貧賤豈易欺
和蘇著作麻姑十詠

魯公碑

他人工字書美好若婦女猗嗟顏太師剋虜丈夫武
麻姑有遺碑歲月亦已古硬筆可破石鐫者疑虛語
驚龍索雷鬪口唾天下雨怒虎突圍出不畏千強弩

有海珠易求有山玉易取唯恐此碑壞此書難再覩
安得同寶鎮收藏在天府自非大祭時莫教凡眼覩

七星杉

五行與萬類有象皆在天如何彼杉樹反更俾星躔
予思古昔意欲媚茲山巔草木尚有斗人物誰非仙
栽培自何代衰老今多年大旱不減翠涉春無益鮮
生當好世界過盡閑雲煙房心欲布政柱石安可捐

煉丹井

丹竈久已毀井泉空獨存此地非常地今人非昔人
我願刀圭藥輕舉朝明宸一言洗天日萬物歸陽春

群仙誰嫉妬使我身漂淪俯視廢井水欲飲礙荆榛
徘徊片雲下泣涕霑衣巾少壯幾何時且醉樽中醇

玳瑁石

前有縣大夫取此石為器置巖夸謂予材與工俱美
如何爾鄉人器用曾莫備無乃居荒陬俗鄙不喜事
荅云此石堅攻磨動時歲官用錢出民民用錢出已
出民官不知喜一作喜事誠可貴出已乃傷財誰能一作其
不惜費大夫聞此言如有所忿矣今君倡是詩敢以
報嘉惠

秦人峯

秦法雖甚苛秦吏若猶拙山林不數里俾爾逃得脫
予觀後世事政役火烈烈苟非為鬼神何計避羈紲
聖皇今在御百事咸均節常披詔書意苦念生財竭
誰能將順者所望在賢哲無使峯中人笑我民屠裂

流杯池

幽居久不樂心死如濕灰聞言山有池仙客曾流杯
披衫向西坐欲望無崇臺何當命遊宴盡聚不羈才
顧恐狹隘地未足開吾懷仰手斲河漢決向天南來
移舟復轉嶽壅過成環迴橫持北斗柄量盡酒星醅
箕踞接下流一軟空千壘八風助吟倡萬怪供嘲諧

醉來散髮臥蠅聲視霆雷冷笑勢利子茫茫塵土堆

碧蓮池

碧蓮何歲開我時不得見于今到池上只有紅蓮綻
紅蓮非醜惡物以多為賤阿蠻雖解舞不見真妃面

虎跑泉

虎跑本何為彼將對以臆有如大丈夫卓爾抱剛直
盜泉既不飲譜人亦不食山中小禽獸何足勞捉搦
勇氣無所泄爪地成遺跡地神嘉乃誠水源如開闢
尋常竊六畜夜傍人牆壁是與豺狼同聞此宜慙色

丹霞洞

山西十數里乃是丹霞洞直上窮雲霓中寬入罌甕
紅塵生不識明月手可捧人家千里庭泉源六月凍
風雨氣勢惡草木精神竦靈物少形見仙官何職貢
俗緣易厭倦世事足愁痛寄語松上鶴他年期一控

葛仙壇

仙翁猶在時壇上何設施仙翁一去後夢草空離離
下士固大笑言者多不知嗟嗟天壤內共是枯魚池

穫稻

朝陽過山來下田猶露濕餉婦念兒啼逢人不敢立
青黃先後收斷折偃偻拾鳥鼠滿官倉于今又租入

哀老婦

里中一老婦行行啼路隅自悼未亡人暮年從二夫
寡時十八九嫁時六十餘昔日遺腹兒今茲垂白鬚
子豈不欲養母豈不懷居繇役及下戶財盡無所輸
異籍幸可免嫁母乃良圖牽車送出門急若盜賊驅
兒孫孫有婦小大孳且呼回頭與永訣欲死無刑誅
我時聞此言為之長嘆嗚天民固有窮鰥寡實其徒
仁政先四者著在孟軻書吾君務復古旦旦師黃虞
赦書求節婦許與旌門閭繁爾愚婦人豈曰禮所拘
蓬茨四十年不知形影孤州縣莫能察詔旨成徒虛

而况賦役間群小所同趨姦欺至骨髓公利未錙銖
良田歲歲賣存者唯萊汙兄弟欲離散母子因變渝
天地豈非大曾不容爾軀嗟嗟孝治王早晚能聞諸
吾言又無位反袂空漣如

寄懷三首

鳥獸死有用羽角筋革齒鞞輓入工師飾作軍國器
玉食白如瓠瞑目已腐穢生者不敢留埋藏與螻蟻
百年富貴身孰若鳥獸類唯有令名人終古如不死

又

根生但為松翼飛但為鳳王侯尚可輕道義本來重

癡兒似婢妾寸步矜恩寵傍人忍笑時把衣祛弄

又

齷齪復齷齪淺謀同燕雀不思明日憂但取今日樂
俗儒抱書卷未去眼中膜誰將古人淚更為今人落

避暑

富貴責且重慙耻心如何貧賤事易了飽煖幸已多
大熱火天下虛堂枕山阿技俗嫌人影考古分賢科
漱冷齒雙噤飲香顏半酌一跣或移日遇狂還自歌
去就各有志彼此無相訶原憲豈嘗病賜也徒來過

喜雨

人皆喜膏澤我獨憂豐年歲凶已賤糶年豐安得錢
賦役忽驚駭倉廩甘弃捐銖銅苟可換富貴寧我憐
歸來官事了相弔柴門邊農夫未盡死穀價應常然
王心幸仁聖分職當忠賢謂穀賤為美咄咄無欺天
送上官直

失意多怨尤有誰能自知遊人務乞丐之子唯求師
成名在積善干祿先闕疑根本苟深固春風諒無私

題昱師房三笑圖

高僧不出院屏畫三笑圖客子倦遊者欲去復踟躕
古人骨朽不可追今人相見如古時人間觸事入吾

笑何必門前有虎谿

寄祖秘丞

我本山田人好尚與衆異平生重交遊所得國無幾
昨者應茂才西行覲朝美時當慶曆初選舉實多士
茫茫帝王州栖栖遠行子携錢賃破屋乞火蒸陳米
鞍馬到即賣僮僕疑難使有特造公卿努力向塵市
數步則一歇長吁乃能起衣冠信管野言語欠婉媚
閣人顧之笑將命見而避往往得所請踰踰向前跪
何能剖懷抱浪自慕尊貴貴人如天神喘息生雲氣
野夫等麋鹿芻豢非所冀歸來坐空窻惆悵夕不眠

塵埃滿鬢鬢臭惡入口鼻業已辭吾親中道豈可廢
僂俛待報聞愁憂遂經歲二年正月晦閑房適假寐
有奴來啄門手披^{上聲}擇之刺承命驚下牀赤脚誤穿
履從來未識面只是聞高第名顯宦且達見我當何
為再拜請就席熟視知可畏昂昂貌甚古崖石掀氛
翳渾渾氣甚和璞玉無芒銳高談貫先哲雅意在茲
世昔人相遇問一言猶合契今吾於擇之寧假再三
計自此習往還中心茂疑貳如熱息廣廈如飢享盛
饋君授南康守舟維蔡河涘我館沐之陰前去路則
邇時時結帽帶踽踽尋英軌衆人嬌綺羅相對紉蘭

芷朱絃自三嘆笑殺彼鄭衛王命有期日都門一反
袂君行劇鴻軒我屢近匏繫曠日及孟秋皇慈始收
試崇崇九門開窈窕三館祕主司隔簾帷欲望不可
歧中貴當振闌蒐索徧靴底呼名授之坐敗席鋪冷
地健兒直我前武怒足防備少小學賢能謂可當賓
禮一朝在檻阱兩目但瞠胎捉筆析所問移時數千
字讀書取大者纖悉或靡記彖背雖自竒寧當至尊
意龍馬騰天衢鸞駝合羞死量才與揣命坦蕩更何
事振衣託歸舟河流迅孤矢淮清江且平踰月在枕
几及過廬山南聞君初布治船檣既入岸馬首已來

暨迎我到府署相見共欣喜嫩橘摘千苞肥魚斫千
尾蕭晨徹骨清佳境邀人醉高會雖暫歡故園當速
至草草成別愁悠悠渡湖水是時東方曙俄然北風
厲陽烏畏威逃江神以儒戲氣象斗不同波濤大可
憐長帆張音欲裂孤舟蕩無倚或從玉井出或自銀
山墜篙工斂手立脉脉無窮淚從者閉目坐嗟嗟不
敢視我時撫林歌分音作長江鬼所恨生劬勞不孝
而已矣禍福果無妄險難行可弭脫身得平康引領
望鄉里厥後過挾日幸得見維梓入門何怡怡饌具
有甘旨稚女能紉針驕兒編生齒艾除閑草菜蔬通

舊沼沁君廬可終焉生計由此始郡守方仁賢學宮
盛脩理踵門致勤恪命我論經藝麻衣何紛紛鄉人
子若弟不唯務章句所欲興禮義施為有本末動靜
有綱紀蚤與鷄同覺夜與月相值孳孳忘飲食齟齬
在文史時附南康書或逢北來使尺素雖滿前話言
難到耳殆及三年冬聞君受朝寄名稱按刑獄勢可
平冤滯故人漸大任賤子差自慰軒車日已遠翰墨
益難致薄命良可傷降災渾未已是年之季冬舉家
纏疫癘老母尚委頓微軀蓋螻蟻形骸非我有魂魄
與心離權柄在鬼物功力非服餌曉突誰能炊午關

猶未啓荏苒再周月幸會天不弃春風動枯槁甘雨
澆根柢行行夏交秋吉微凶不替高堂何戚戚疾病
日攢萃一夕脾臟間發泄不復止詰朝問無言目瞑
口齒閉號歔諸兒孫雜沓大鼎沸嗟哉當彼時誠恐
弗可諱醫師相急熱巫覡兩經緯藥草極酸辛法術
殫怪詭薄暮乃復蘇踰旬僅知味方茲戀庭闈旋已
對獄吏試言其所由內省亦無媿有人同州間發迹
自徒隸竊被儒衣裳曾亡小材技突如游京邑欲以
干明獻朝家焉可欺羈旅謀自濟乃造黃紙書便取
青袍衣乘舩歸南方歛板謁當位自言章奏竒因藉

宦官勢詔文降自中宰府不預議既云能占天且曰
善興利江淮一經過郡府十不啻到處爭逢迎莫能
思處置轉運苦愛竒得之如國器故使按坑冶庶可
展才智小人靡忖度假寵愈放肆行符索吏卒圈印
發傳迎閭閻望塵拜州縣從風靡遮道結繒綵鋪筵
塞珠翠車騎前後呵給使數百指何者為典刑獨自
誇瓜甯在昔秦無人繞朝贈之善鑿我非龍聳警碌碌
寧不耻作書貽諫官姦詐患不細有詔令逮捕按驗
取真偽是夫知計窮誣我以罪戾上官猶眩惑準例
皆拘係幽圜行中憤憤爭競裏周旋二十日乃克

見巧敝畫地尚不入叢棘局可寘惟茲謝吾母幾不
全髮體教道亦難行凡庸豈同志吁哉養英才徒以
釣積毀篋書歸故廬庠門任蕪穢去年仲夏後盛暑
若火熾郊園有餘葵蔬果聊可嗜時復觀田疇畢力
奉耘耔人生但飽暖此外皆淫侈思君非一日欲去
無雙翅俄聞遷黃州又說丁喪制古來聖與賢誰不
遭醜詆蜀日駭狗犬夏鼎愁魑魅人壽有短長孝子
謾憂思滅性經所貶節哀禮為是矧夫王佐才簡在
唐虞際揚名以顯親報德豈不避加飯苟如願蒼生
猶有恃適時匪我長不朽乃所擬道義果弗克富貴

反為累回憲本無官桀紂焉得此俗子但相非吾心
已居易近者游葛陂念君在衰臬作詩布幽懷讀之
勿嗤鄙

名男曰參魯以詩喻之

孔門有高弟曾子以孝著求諸聖人言尚曰參也魯
才敏誰不願顧恐難荷負焉無德將之何盜於父母
昔如吳起者善兵亞孫武鬪臂游諸侯親喪哀不舉
楊彪有子脩器能頗可取一旦以罪誅舐犢徒虛語
吾生本薄祐略無兄弟助及汝又一身不絕如線縷
祖母唯汝愛無異所生乳寧止託祭祀亦欲興門戶

伎倆勿求名適時乃有補計慮勿尚巧合義乃可處
持重尚寡過推剛庶無懼內以保家族外以揚名譽
高山在所仰今人豈殊古參魯為汝名其字曰孝孺
女色無定義贈卿材

女色無定義寵至美則多士才無定稱用顯稱已過
長安小家子察察秋池荷性慧不覺耻母憐不加訶
出戶一囊麈見人雙眼波情動笑難止語嬌音屢訛
都人口如沸觀者踵相摩因緣幸充選恩澤成偏頗
少費萬金珠一呼千綺羅佯愁慘白日猛唾傾天河
東鄰有賢女春綠涵脩蛾花艷不裁翦玉光無切磋

自小固聞禮藏頭豈知他親戚尚未見媒官當柰何
過時誰訪問生世就蹉跎豈不有配偶市里或山阿
豈不有奉養春饋與機梭列女不得傳樂府無人歌
容華日衰落涕泣坐滄沱富貴易脩飾貧賤多笑呵
柳下無仲尼小宮終滅磨進退在勇決遲疑兩皆蹉
退當事奇偉風駕追雄軻進當取勢位健筆為干戈
胡然守一節獨自埋隨和

江亭醉後

平生尚侔儻壯大苦摧折主人能結納佳境為鋪設
渺瀰東江來豁訝暮雲裂倡女稍多藝市酒且供啜

俠氣復何聊心朋幸相悅解冠從放蕩大呼誰輓掣
咄哉千里足嗟呼三寸舌悔物喚龍取天葩令鬼折
艷唱聲非雅戲談理當譎惟房笑私昵閭巷嘲瑣屑
更鼓莫催睡夜風繞去熱俗士鮮大志于今重小節
內行豕在泥外貌犬伏維吾儕古豪傑方寸浴日月
彼謗肯自疑為歡顧猶拙放飯彼不慙使我無齒決

寄章友直

人生何足貴貴在天資秀譬如沙石間金玉豈常有
有才不善用多為淫邪誘嗟哉棟梁材往往厄樵手
章子吾不識羨在衆人口如何材藝多四十無所守

所守者何為非貴亦非富古今聖與賢歷歷垂星斗
景行苟有成進退無一繆不能攻天下尚可名身後
百年隨飄風白髮勇未鬪良時且不反飲恨唯尸柩
無謂學已足大海難掬漱無謂過可文希珍尚磨垢
智者當自知既往誠何咎西子蒙不潔見者掩鼻走
惡人幸齋戒上帝必享祐相如竊妻逃犢鼻徒沽酒
一朝賦上林在漢為稱首努力念前哲吾言非子諾

中春苦雨書懷

春秋書大雨三日已為霖如何方春時終月常積陰
淙空若泉瀉盪地成淵深曾無晝夜別顏恐山嶽沈

疑是天上河底漏不可禁傍無女媧石欲補難為針
又疑坎宮水陽曜所不臨何等大鬼物戲把北斗斟
誰籠三足烏冷臥空桑林勾芒失權柄羞耻啼盈襟
枉殺幾樹花恣許泥土浸一作侵或云天有意欲使誅
荒滛田穀彼何罪芽穎當森森一粒且漂弱不啻千
黃金路絕吊客行餒我一作死憂巢禽風聲怒打屋寒氣
傳穿衾况我出山遠久次茲江滸嗟嗟歲月晚悠悠
金玉音無聊但詼笑有得還歌吟莫怪旅愁甚旅人
千萬心

弋陽縣學北堂見夾竹桃花有感而書

暖碧覆晴殷依依近朱欄異類偶相合勁節何能安
同時盡妖艷無地容檀欒移根既不可潔心誠為難
外貌任春色中心期歲寒正聲尚可聽誰是伶倫官

孤懷

智者在不惑君子貴知幾彼昏有耳目無能辨是非
蜀犬盡鳴吠義輪自光輝古人不可作垂涕沾吾衣
讀韓文公駑驥篇因廣其說

主人渴良馬僕夫念駑駘行遲追易及力少牽易來
時聞千里足百箭攢其懷主人雖欲買衆口大悠哉
送陳次公茂材

俗人無心曾貴偽不貴誠口吻當文學特走成名聲
之子出蒿萊行潔業且精中羨未外發樸質亡華英
持此嚮廣眾詎免笑與憎况復覓薦舉路險豈易行
所願天命泰因之主者明牙絃一鼓時鍾子耳必傾

蝦蟆

蝦蟆爾奚為閤閤攪人耳在官不為法官在私無私
事徒將一寸口日夜相鳴吠豈能劉語言且欲謀夢
寐何者孔稚珪愛之如鼓吹誰論正與淫各自有知
已

惜鷄詩

曩子家居見鷄有異者為之動心嘗欲作詩而不果
戊寅夏五月學于山中乃追賦之曰

吾家有鷄母乘春數子生來踰六旬互覺羽翼成
其母且再卵逐之使離散眾雛既不來一子獨戀戀
戀戀不肯離逐之終不移母行無險易唧唧相追隨
卵生亦云足母伏窠中宿願子苦無依攀背如悲哭
窠中母所安忍渴復忘餐子於背上臥不捨須臾間
我時見之喜異類能如此因欲觀其終其終諒何似
一朝大長成乃知牝牡情膨脹在腹漸見東西行
行行求飲食欲以助生息卵出子還多養子何勞役

朝啄荆草林暮爪汙泥深昔時隨母意今作愛雛心
雛生誠可愛母老寧忍背物性乃不常使人心歎慨
物類本無知無知孰責之斯鷄與衆異酷似有天資
天資以仁孝變更何太早况彼本無知血毛安足道
萬物靈者人孰不念其親少艾與妻子所以奪吾真
五十慕父母虞舜稱稽古埋子得黃金邇來唯郭巨
占人往莫追言之浹沾衣斯言足自警題作惜鷄詩

日出吟

日出百鳥喜羈人嬾舉眸長恨年光緩祿養木可求
若至年光過高堂又白頭羲和君有知柰我心悠悠

聞女子瘡疾偶書二十四韻寄示

昨日家人來言汝苦寒熱想由卑濕地頗失飲食節
脾官驕不治氣馬癡如絛乃致四體煩故當雙日發
江南此疾多理不憂顛越顧汝僅毀齒何力禁喘噎
寄書詰醫師有藥且嚼啜方經固靈應病根終翦滅
但恐崇所為嘗聞里中說茲地有罔兩寒時相骨結
嗟哉鬼無知何於我為孽我本重脩飾胃中掬冰雪
禍淫雖甚苛無所可挑挾疑是饕餮食魂私求盤檻設
盡室唯琴書何路致輦血無錢顧越平刀劔百斬決
徒恣彼昏邪公然敢抄撮吾聞上帝靈網目匪疎缺

行當悉追捕汝苦旦夕歇慈愛早有加憶念今逾切
塵勞差可畏歸計又云輟所生能劬勞祖母矧聰哲
羸臥縱未蘇撫視諒非拙勉勉多自安風來信勿絕

讀史

子長漢良史筆鋒頗雄剛惜哉聞道寡氣志苦不常
心如蟲絲輕隨風東西揚一事若可喜不顧道所長
公言紕原憲俠賊乃為良仁義謂足羞貨殖比君王
黃老先六經斯言固猖狂吁嗟夫子沒兩觀無刑章
予懷班孟堅駁議何洋洋傳與後世人慎思其否臧

和育王十二題

筠州揚屯田以僧常坦詩俾
予和之題之義坦自有解

金沙池

遙聞金在沙知是虛名號世人方競奢何茲有遺寶

佛迹峯

佛迹空在茲佛心無處所尋迹以求之似學邯鄲步

七佛石

萬物雖散殊孰非道之體何必石岩岩方疑金色臂

架袋石

梵教一來東群心日歸向土石至無情也作披緇狀

明月臺

月色固無改臺基亦不壞嗟哉說月人古來誰更在

石屏風

形模皆自然樹立豈人力松影與秋光掃成真水墨

靈鰻井

田苗自枯槁井鰻人所禱若教龍有靈此魚何足道

供奉泉

璘師鑿此泉晨夕奉親老因知達者心豈膏離孝道

育王塔

嘗聞有為法佛說如夢幻胡然宰堵波香花耀凡眼

八角殿

晉後千百年茲殿儼如昔梵宇若皆然應須省民力

晉年松

典午既陵夷群材共淪謝唯有青青松于今被王化

重臺蓮

長疑佛界中天女來行樂為怕山風寒仙衣盡津重

著

羨女篇

繁霜毒春花開苦不早愚夫擇利婚羨女貧中老
曷不冶顏色門前車馬道閨房有禮文自銜誰言好
俗態競朱粉古心慕蘋藻所期君子恩卒以慰枯槁

苦熱夜

熒熒背明燈黯黯垂疎帷階庭豈不好蚊蟲苦相期
壞扇無清風暗樹多斜枝屈指山泉侶寂寥空所思

丐僧

靡靡步康衢喋喋問流俗誰將今日財願易來世福
休論身善惡佛眼重金玉

閔俗

君門若無祿陳編孰能讀公庭若無法穢德誰不足
煦煦儒者言沈沈小人腹傷心勿復道佛絃寄清曲

感歎二首

世常羞貧賤貧賤非我羞道成不見取貧賤誰之由

陞楯擁堯舜廊廟居伊周面對豈無說咫尺路阻脩
浮雲關太虛白日光逆流嗟爾臨人者蔽賢天所仇

又

得志萬罪消失志百醜生誰云王路寬枯槁不敢行
出言到口角縮舌悔恨并自省由若此况乃蚩蚩氓
故知當今賢未有非替纓

寄鄰父

離山闕歸期滯蹤如在獄他門一鬱爰賤子萬端辱
吟憶園花盡夢知原麥熟公言富貴遲何似耕穫速

竹齋題事

低齋結空野小竹移孤林齋開竹淨好日媚幽人心
南方夏厭暑獨此留殘陰長雨挫促夢穿風搜涼襟
長茵展麗蘇亂歌奏歡禽侍奴畏村服語客拋塵簪
志高成利讐思爽生詩法值聖喜盈卷感古悲入琴
山迎穩履遠月勸澄徑深榮名雖未染幸亦非堙沈

贈黃秀才別

朝闈入有籍疏遠難見君世眼不識道貧賤無高文
蘭蕙生同草鴻鵠心在雲贈子喜別離兒女安得聞

雨中作

群陰侮陽德雨陣春嘈嘈白曉慘成夜瓦口生飛濤

凝雲列山鞘冷氣攢衣刀徑開有松竹庭臥唯蓬蒿
花淫得罪隕鸞辯知時逃隰苗出水短木菌隨日高
微吟雅於樂快飲甘如膏朱曦待未見天蓋空牢牢

獨居

苔根跨階發白雨滿四簷春眠嬾下枕日午誰開簾
浮塵裏酒榼餒蟲鏤書籤榮樂豈不欲非義固所嫌

閔雨詩

吳江之南是白豐國五種之生天下食一歲不登吾
民菜色如何天不仁縱彼旱孽稱其神矯矯赤龍推
火軒來自東南山咸池悞水不敢沃陽侯失色愁烹

煎况茲眈眈流涓涓何足吸之唇齒間但見未與黍
蓬勃紅塵起土伯勅其屬掃路迎飢鬼哀哉氓蚩蚩
託身釜鬲惟蒸炊小人怨咨君子知天生天殺今其
時我聞皇穹大德在生育愛養萬物同嬰兒產民之
身賦民食中道絕之何所為當時冥冥間委任非其
宜山川之神各守土群龍受位司天池上帝當軒親
戒勅十日一雨無愆期帝心仁且信臨下固不疑謂
言庶事有分職屏去視聽思無為安知愚下鬼負德
孤恩難制指弄天之權侮人命貪嗜牛羊邀祭祀忽
焉一物不稱情因教此旱灾生靈雷霆之官畏罪莫

敢諫頭枕天鼓眠不醒帝在紫微垣下隔千里雲徒
勞銜血向空哭帝心雖聖安得聞北斗侍帝側幹運
氣母均四時五星暨衆宿照耀亡偏私夫何容此鬼
恣行曾臆輕天威定是機務繁耳目有所遺小臣亦
何者草莽負竒節欲係神頌無長繩欲斬龍頭劔鋒
缺皇穹如未察凶邪空使小臣心鬱結

訪周道士

豈無飲食奉歡樂亦有賓客相追遊宿醒在枕或時
起俗話入耳令人羞偶隨賢友訪仙子一臨花檻斟
瓷甌塵埃何處是浮世松竹此地長清秋古來擾擾

富且貴天下茫茫公與侯蓋棺事了何足數乘興嘯
傲真良籌

甘露亭詩

乾坤父母莫匪慈胚胎億兆成角羈其間哺乳不及
處有時泣殺呱呱兒南川上游號沃野景祐丙子嘗
凶饑新田始苗舊穀罄十室八九無晨炊伏陰何者
不仁甚釀作水災來助之煙煤刷天雨汁黑嘔山泄
谷爭奔馳橫流一夜打城郭萬弩竊發穿毛皮東隅
有洲尸揖揖如蟻欲走遭水圍屋根無力樹腰折蛟
蜃食人猶擇肥濤波一望萬山阻六親不得相扶持

國子劉公好仁者惟時假守茲軍麾民生在我不在
命告舟往救無敢違童兒赤立婦女困載之剗木何
纍纍泥沙外冷內飢渴口噤不語如狂癡牽攀坐臥
滿府舍賦以酒飲加饋糜隨流往往亦不死遠在百
里無人知捐金購得問氏姓召使親族携之歸司農
倉廩盡發出不待奏報先施為有餘况可補不足大
賈蓄家如響隨來瞻去察夜繼晷赤熱不忍蔭華棖
由斯一郡十萬戶俄膺日月生膏脂存者相保沒者
葬唐虞仁壽重毆躋聖主養賢賢養物氣和郁郁通
高卑城西老宮古松怪一朝墜露甘如飴千柯萬葉

結不解玉階瓊樹光離離
叱同齋咨學老之人周氏子好善不類黃冠師欲令
事迹絢久遠築亭其地高魏魏公之歸朝不可借松
樹至今猶未衰我作此詩揭亭上他年墮淚如羊碑

送丘寺丞

嗟予兀兀何施為學無異意唯傳師嘗言先聖所述
作人事而已亡他岐安知步步有天道繫我丘師能
識之春秋下應三千歲雅頌周流十二支闡幽大傳
與隱旨圖寫轉匝成圓規勞兄示我復教我一字不
曉如癡兒文侯聽樂唯恐臥今我幸免指目皮丘明

子夏言不及我兄所得何神奇直疑前身是顏子獨
受師說無人知又疑夢寐感靈怪常與周孔相追隨
不然悠悠千載後何傳何習遽如斯窮愁著書古有
例昨官閩中今海涯海涯路遠學者少斯道未有施
行時聖皇誅賞甚明白歸來奏牘無遲遲江南臈雪
片如掌酒花上面寒力衰是非得失從此止馬頭一
別東西馳

答緣繁師見示草書千字文并名公所贈詩序

佛繇西域漸中土欲使群心皆鼓舞若顯梵語及胡
書昧者雖從明孰與其徒徃徃多材能暗結時賢為

外助遠公自昔來廬山誇逞蓮花邀社侶吁嗟君子
遭亂邦舍此未知何處去邇來一行善記賢齧破乾
坤尋曆數或攻文苑掠芬香辭則貫休筆懷素其餘
曲藝與小詩布在人間難悉數賢豪大抵多憐才引
致門牆無齟齬其人既重法亦尊羽翼大成根本固
我緣山谷見不遠緇褐懂懂盡愚魯坐量此去朋黨
衰織縞焉能拒強弩去年有使自番陽手藉一函來
我所發函乃是緣檠書千字滿前雲縷縷衆人飽食
已用心欲噍伯英肥羨處當時名士嘉其能長序短
篇聯繡組因思幅員千萬里如師之能更幾許以儒

輔釋日益多何恤區區一韓愈

春社詞 并序

寶元二年嘗夢大雨震所居室驚而仆地既已有一
人甚長大紫衣而冠意謂雷之神也呼觀使前授之
題曰春社詞 詞或作篇字不能審觀懼栗栗援筆得八句與之
及覺尚記其首三句頗怪麗今七年矣值暇日以五
句足之

吳臺翫春鎖春色雨刷花光入龍國田邊大樹啼老
鴉野雲癡醉寒查牙年華欲住風雷惡蘭臉知秋淚
先落時榮時謝無了時扶起混沌須神醫

聞訓狐

昔年因讀昌黎文知有訓狐猶未真客堂昨夜滅燭
後一聲竊發誠驚人慈母入席匪虛語據此麓暴誰
敢聞殺人之子養爾子天地不管胡為仁豈無鷹隼
善搏擊去路昏黑難相親亦有弓矢可彈射卻恐誤
中東西鄰我今獨處雖無懼眈不得睡寧不嗔嘗聞
鳳凰百鳥君丹穴萬里誰能言行當整頓九韶樂奉
迎絳羽掀重雲直前再拜列爾罪爾軀何足為灰塵

聞喜鵲

翩翩者鵲何品流羽毛白黑林之幽生平智力可料

度有巢往往輸鳴鳩天然卻會報人喜愚兒幼婦唯
爾求萬聲千噪幾曾驗聞者終是軒眉頭從來烏鳥
愛反哺孝慈情性誰可儔其間於事最先見告人凶
禍令人憂憂時不肯自脩飾禱請神鬼爭啾啾告之
愈驗愈見惡去共云灾患鴟之由彈丸瓦石相驅逐
名園佳樹難依投忠言逆耳世罕用屬鑊曾割伍員
喉莫笑後來司馬公事事稱好真良謀

解湯延祖字

仲尼作經授曾子明稽至孝之終始始於事親終立
身以是揚名於後世大雅有言念爾祖述脩其德乃

爲美聖訓昭昭十八章寫之琬琰千餘歲湯生本由
義方教石磨沙盪求成器其名延祖有意哉吾以子
立為之字立身之道將何如非曰凡人富與貴不賢
而位何能為蠅蟲豈不披紅紫周公亦人舜亦人口
銜日月坐天際勗哉見善勿遲疑往往後生誠可畏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五終

